

§ 青春作伴敘拉古(3)

這是一個令人難以入眠的夜晚，阿列克西斯想到奧麗芙竟然對他如此深情，輾轉反側。

於是起來找了狄奧尼修斯的衛士問道：

「你們這兒那個地方適合情侶散心？」

「阿瑞圖薩泉，先生！」衛士眨了一眼，露出曖昧的神情。

回到寢室，阿列克西斯摸摸懷中的乾野果，終於在微笑中睡去。

敘拉古的空氣已經帶著海鹽的熱度。戰爭的陰影還未散去，但奧提伽島的清晨依舊像往常一樣緩慢醒來。

阿瑞圖薩泉(Arethusa Fountain)靜靜嵌在海岸邊緣，像一枚被時間遺落的銀色眼瞳。

泉水自石壁深處湧出，清澈得近乎不屬於這座城邦的現實。

它與大海只隔著幾步之遙，一邊是鹹澀的潮汐，一邊是淡水的安靜流動，彼此不相混淆，卻又在同一片天空下共存。

岸邊的紙莎草在微風中輕輕搖曳，細長的葉影落在水面上，像古老書卷未完成的筆劃。

偶爾有行人經過，腳步聲被水聲吞沒，使這裡顯得比城中任何廣場都更安靜。

在敘拉古的傳說裡，這處泉水屬於仙女阿瑞圖薩。

她在逃亡中被河神追逐，奔至此地時，哀求女神庇護，於是身體化為泉水，從遙遠的希臘世界被送到西西里的海岸。

這個故事在城中流傳已久，使泉水不僅是一處水源，也像是一道被神話固定的邊界——逃亡與歸宿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點。

因此，當人們站在泉邊時，很難分辨自己看見的是自然，還是記憶；是地理，還是神的安排。

尤其在這個動盪年代，敘拉古的權力更替與戰雲未散，使這樣一處靜止之地，反而更像一種暗示：所有逃離的人，終將抵達某個看似平靜、卻早已被命運安排好的水面。

當阿列克西斯邀奧麗芙到阿瑞圖薩泉一遊，奧麗芙一口答應。

阿瑞圖薩泉畔，清泉映著晨光。

此時，奧麗芙蹲在泉邊，伸手撥動清涼的泉水，笑得像個孩子。

「原來阿瑞圖薩泉真的這麼漂亮！我還以為只是吟遊詩人誇大其詞呢。」

阿列克西斯望著她燦爛的笑容，也不禁露出微笑。

「傳說河神阿爾菲俄斯一路追逐水澤仙女阿瑞圖薩，她最後化作這道泉水，跨越大海，自希臘流到了西西里。」

奧麗芙眨了眨眼，忍不住笑道：

「若真有那麼癡情的河神，我倒想看看他究竟長什麼模樣。」

她說著，彎下身掬起一捧泉水，忽然朝阿列克西斯輕輕潑去。

冰涼的水珠灑在衣袖上。

阿列克西斯一愣，隨即失笑。

「原來妳還有這一手。」

「誰叫你一路上總是一本正經。」

奧麗芙笑著轉身便跑。

阿列克西斯也難得放下平日的沉穩，快步追了上去。

兩人沿著泉畔追逐，笑聲與流水聲交織在一起，彷彿世間所有戰亂與陰謀，都被隔絕在這片寧靜之外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兩人才在一株老榕樹下停下腳步。

奧麗芙輕輕喘著氣，望向遠方的大海，忽然收起笑容。

「不知道赫利歐羅斯現在……是不是也曾看過這麼美的風景。」

阿列克西斯伸手整理衣襟。

懷中的白布包忽然滑落地面，一枚乾癟的野果滾了出來。

那是一枚早已乾癟的野果，果皮早已失去光澤，卻仍被一塊潔白的細布仔細包裹著，像是多年來從未離身。

奧麗芙起初只是疑惑，待她看清那枚野果，整個人彷彿被雷電擊中。

「你怎麼有這顆野果…？」

她的呼吸驟然停滯，臉上的笑意瞬間消失，血色一點一點從臉頰褪去。

下意識地向後退了半步。

「妳怎麼了？」

阿列克西斯微微皺眉，正欲再說什麼，卻見奧麗芙勉強擠出一絲笑容。

「沒……沒什麼。」

只是那笑容僵硬得連她自己都騙不了。

她低下頭，不敢再去看那枚野果。

腦海中，一幕幕往事卻如潮水般湧來。

那一天，在希俄斯島的山坡上，她親手將這枚野果塞進赫利歐羅斯手裡，還笑著說：

「可別偷偷吃掉，等哪天想起我的時候再拿出來。」

除了赫利歐羅斯，世上不該再有第二個人擁有它。

她忽然想起赫利歐羅斯離開希俄斯島前，一直把它貼身收藏。

他曾笑著說：

「只要它還在，我就忘不了妳。」

那它……為何會在阿列克西斯身上？

無數念頭瞬間交錯。

是赫利歐羅斯將它送給了阿列克西斯？

還是……她不敢再往下想。

胸口像壓著一塊巨石，連呼吸都變得困難。

「阿列克西斯……」

她輕聲開口，聲音微微發顫。

「我……突然身體有點不太舒服，要先回去了。」

阿列克西斯一怔。

「怎麼這麼突然？」

奧麗芙：

「會不會是早餐有問題，你沒怎樣嗎？」

阿列克西斯心中駭然，會不會是中毒了，波斯追上門了嗎？不可能啊！

奧麗芙努力維持平靜，卻難掩眼神中的驚恐。

糟了！

阿列克西斯突然心中雪亮。

奧麗芙八成是誤以為他殺害了赫利歐羅斯，可這要如何說清楚。

會不會他拿出聖教魔戒，奧麗芙卻又要以為他殺害了希波克拉底。

告訴她自己其實就是赫利歐羅斯，只是變了身，這恐怕連自己都不相信。

千思萬想竟然束手無策。

阿列克西斯不禁苦笑：「我送妳回去。」

「不礙事，我慢慢走回去就可以。」

看著奧麗芙轉身慢慢往王宮走去，阿列克西斯滿懷惆悵，改天梅麗莎自然會解釋清楚，但是到時候奧麗芙會不會又懊惱他為何不想辦法自己說清楚。

這說得清楚嗎？

阿瑞圖薩泉的流水聲依然，卻是十分惱人。

柏拉圖在王宮內於池畔正觀賞著池內五彩繽紛的魚。

奧麗芙慌亂地走了進來。

柏拉圖：

「奧麗芙，快過來，妳看 這魚似乎蠻快樂的…咦…妳臉色怎麼這麼難看？」

奧麗芙飛快地把事情的前因後果說了一遍：

「我擔心赫利歐羅斯遇害了！」

關心則亂，柏拉圖是局外人。

「依我看，阿列克西斯不是惡人，妳先別著急。

若他真殺了赫利歐羅斯，又何必故意讓妳看見野果？

妳仔細想想，事情可有甚麼疑竇？

我見過赫利歐羅斯，他武藝蠻高強的，而且不像是個短命的人。」

奧麗芙總算平靜下來，停了一下。

「我想起來了，這阿列克西斯似乎是故意把乾野果掉出來讓我看到的。」

...

當柏拉圖與奧麗芙忙著破解迷局時，艾莉西亞正在與狄奧尼修斯用餐，另一場勾心鬥角正展開中。